

# 智库学:学科基础·现实困境·可能路径\*

何绍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构建中国特色智库学,以推进对智库建设的特点、本质、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智库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意识淡薄、学科定位模糊、学科知识不全,虽已基本具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科标准,但目前尚处于前学科状态。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推进智库研究的学科化,加强对智库学的学科范畴、基本规律以及学科架构等智库学元理论问题研究。

**关键词:**智库;智库研究;智库学;新型智库建设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C932 **文章编号:**1007-4074(2018)04-0057-06

**作者简介:**何绍辉,男,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引用本文:**何绍辉. 智库学:学科基础·现实困境·可能路径[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9(4): 57-62.

智库,是思想库、智囊团的统称。智库作为思想生产单位,是权力与知识之间的重要桥梁,在推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优化国家治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的白热化和国内发展环境的复杂化,党委政府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也日渐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在此背景之下,有关新型智库建设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总体来看,现有智库建设研究成果,多以对西方智库学研究成果的推介为主,关于中国本土智库建设经验的总结、规律的探讨和路径的分析等研究作品相对较为少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印发以来,国内掀起了一股智库建设与研究热潮。不管是学术会议,还是各类讲座、报告或者论坛,动不动就行以智库之名,可谓进入了“言必称智库”的时代。在此前后,关于智库自身发展与建设规律的研究成

果亦相对多起来。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一方面要抓好新型智库建设工作,加强智库对策研究,为产出更多更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提供良好的环境、机制和条件,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政策设计与备选方案;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智库基础理论研究,积极推进智库学研究,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深厚学理支撑和学科支持,为中国特色智库学构建添砖加瓦。

—

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持续推进,以决策咨询为主要目标的智库研究日渐受到党委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学者们也认为智库研究是智库建设的根本。同时,在新型智库建设推进过程中,学者们对如何搞好新型智库建设,也就是智库机构如何发展与建设的问题给予了应有关注,并陆

\* 收稿日期:2018-04-10

续展开了系列研究<sup>①</sup>。但是,“中国国内学界的智库研究一般都是以单一的智库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或者对智库影响力和运作方式等层面进行研究,很少有专门学者以‘智库学’视角对智库进行探索。目前来说,中国学界关于‘智库学’研究的相关论著和文章还比较少”<sup>[1]</sup>。研究智库的活动,可以将其称之为“自己研究自己”的学问。智库学,很明显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为研究智库的概念、范畴、规律及框架等内容,有学者提出要构建智库学,希望通过智库学学科建设自觉达到工作理性自觉<sup>[2]</sup>。

智库学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及一门独立学科的提出,是近年才有的事情。因此,在论及智库学学科化之前,有必要对何谓智库学以及智库研究与智库学的关系等基础性问题做一区分。所谓智库研究,就是对智库学者所从事的各类调查研究、决策咨询、政策建言等研究活动的统称。智库研究,既包括传统的有学理追求的学术理论研究,如出版著作、发表论文和撰写调查报告等,也包括有现实针对性的应用对策研究,如提供决策咨询、出具备选方案或提出意见建议等。与智库研究不同,智库学则指的是专门研究智库建设、管理与运行规律的一门学问,是对智库的特定内涵、本质特征、范畴规律及运行机制等进行专门研究的知识体系。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智库学研究既研究智库怎么建设,也研究智库学者怎么做研究,比如智库研究方法的探讨就是例证;智库学研究既属于智库研究的类型——因为智库学研究可以为党委政府如何搞好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有益的意见或建议,也属于学术研究的类型——因为智库学研究可以为智库学理论框架的构建和智库学学科的建设提供学术支撑和理论支持。

在从事智库学研究实践活动过程中,有学者乐观地认为:“‘智库学’虽然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一定会成为一门永远值得重视的新学科;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智库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出现”<sup>[3]</sup>序言。正是秉承这种乐观的认识以及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智库学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得以不断推进,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也备受关注,并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既有如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组织出版的《西方学者论智库》《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国际著名

智库研究》《智库产业:演化机理与发展趋势》《新智库的探索与实践》,以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社会科学院初论》《智库学概论》等著作,更有大量发表的相关论文,如《“智库学”:范畴、规律与框架》《智库、智库学与智库文化》等等。应当说,智库学研究作为一门知识体系相对独立的学问,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应有关注。

但是,在智库学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对某项专题的研究可以称其为‘某某学’,但是在其获得科学‘牌位’和登上学府讲堂之前只能算作一门潜学科。在智库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中,迄今还没有出现一个‘智库学’的专门名词。智库学要从潜学科羽化成成熟为显学科,尚需要大量的基础和系统研究结果作支撑,这包括:智库的定义和特征,智库的功能、机制、分类,智库研究方法,智库评价体系,智库史学(纵向),国内外智库现状(横向),智库发展战略(未来)等,并对这些研究成果取得较为一致的学术认同。因此,对智库学学科的建制,目前状况大致是:必要性有,急迫性无,可行性不足。”<sup>[4]</sup>从一门成熟学科的构成要素来讲,智库学目前的确还不是一门独立的成熟学科,甚至连前学科都谈不上,现有智库学研究及其努力显得尤为不够,对智库学作为一门学科构建所进行的探讨还很粗糙。但是,加强智库基础理论研究,并持续推进关于智库学的学科构建与发展,进而增强智库学学科自觉,很有必要,也非常有价值。如果没有这种自觉和努力,那么智库学就永远都只能是“有必要性,无紧迫性,更无可行性”。更何况,加强智库基础理论研究,本身也是智库学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 二

一门学问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有没有成熟的学科建制很关键。学科建制是学科化的前提。“学科建制是指确立学科地位和确保学科研究活动展开的制度因素,具体包括专业研究机构、研究群体、专业人员培养体系、学术刊物、学术协会和会议等。研究制度成熟促使形成学科文化。”<sup>[5]</sup>因此,从学科建制的角度而言,一门学科成立的标准有以下几个

<sup>①</sup> 如詹姆斯·麦根等:《智库的力量: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如何促进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朱有志、贺培育、刘助仁:《智库学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

方面:是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是否有特定的研究机构;是否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是否有特定的学术园地;是否有系统性的研究成果等。

一看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从这个标准而言,智库学是完全具备的。智库学就是专门研究智库知识的一门学问,包括对智库的内涵、智库的本质、中外智库建设经验比较、智库研究方法、智库学史、智库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总之,有关智库的内涵、特点、性质、发展与规律等的智库知识,有关智库建设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以及有关智库研究成果的评价等等,都是智库学的研究范围。目前,尽管智库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注意,智库学的学科意识还处于萌发阶段,但这并不能否定智库学研究对象的特定性,更不能忽视和否定智库知识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客观存在。

二看研究机构或专门组织。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推进,一些智库机构在全国上下纷纷成立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研究自身如何推进智库建设与发展的问題,比如对地方社科院系统如何结合地方实践开展智库的研究,高校智库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的研究,社会智库发展体制机制研究,智库影响力评价研究,智库成果评价机制研究等等。在这些智库机构或多或少地从事一些智库学研究的同时,一些地方还专门成立了智库学研究机构,比如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清华大学智库研究中心等等,这些机构目前而言是国内专事研究智库学的特定机构,为智库学研究提供了组织基础和队伍力量。此外,各地党委和政府专门针对新型智库的建设和管理,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或机构。这些机构的成立和所进行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引领了国内智库学研究,推动了智库学研究的日渐深入,为智库学的发展壮大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看专门的研究人员或领军人物。智库学作为一门学科要长久生存和发展下去,就要有专门以智库学研究为己任的一批专家学者,进而构筑起智库学研究的庞大学术队伍和研究梯队。总的来看,除了上述提到的智库机构中有一批专门研究智库

学的研究人员外,国内还有很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sup>①</sup>,他们不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对如何认识智库、智库的影响力、智库排名以及新型智库建设等亦多有研究,是当前国内智库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同时,这些机构培养的学生,今后也可能成为智库学研究的后备力量。

四看专门的学术团体或学术园地。学术园地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承载着特定学科的发展使命。目前来看,虽然智库研究还没有专门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但是各省市的智库联盟、专业性的智库合作与协同已经比较成熟,这些从事智库研究的社会团体,为智库学研究队伍的建设凝聚了一批人才,提供了智库学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一是智库学已有一些专门的学术刊物,比如《光明日报(理论·智库)》《经济日报(理论·智库)》《智库理论与实践》《财经智库》《智库时代》,尽管这些刊物并非专门以智库基础理论抑或智库学为特定研究对象,但是其作品或多或少涉及智库学,或者说为智库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宣传与传播提供了平台。此外,国内其他学术理论刊物如《人民日报》《中国行政管理》《重庆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前身为《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等都曾或多或少地为智库学研究成果的发表与传播提供了平台。应当说,上述相关刊物既为智库学研究成果的发表传播提供了平台,也凝聚了智库学研究队伍,有力地推动了智库学的学科化。二是智库学有专门的学术会议。这些年来,尤其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热潮开启以来,以智库之名召开的会议数不胜数,其中全国社科院院长联席会议、中国—南亚智库论坛、中国智库治理理论论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层论坛、中国大学智库论坛、湖湘智库论坛等,已成为智库研究领域的高层次学术会议平台,这些会议为智库学研究成果的宣传、交流与普及提供了重要载体。

五看专业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是支撑学科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是推动学科建设的核心动力。

<sup>①</sup> 2017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6年中国智库报告》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议题影响力进行了排名,第1~10名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复旦大学上海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关于特定研究对象或领域的学问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就要看其是否有专业性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对中国智库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薛澜、丁煌、任晓、朱旭峰、王莉丽等学者对美国智库发展的研究,并逐步引向国内智库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领域:专家决策咨询;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国思想库的内涵、社会职能、影响力;智库的旋转门机制等。”<sup>[6]</sup>目前,虽然关于智库学的系统性专著大部分以介绍性著作为主,但也涌现出了一批系统性的研究性著作,如朱旭峰的《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影响力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朱有志等的《智库学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5 年版)、王莉丽的《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胡光宇的《大学智库》(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高翔主编的《新型智库建设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近日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黄宪担任主编的智库研究丛书,该丛书包括《新型智库基本问题研究》《国际智库发展模式》《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研究》《智库建设法治化研究》《智库协同创新研究》《智库能力评价与创新》《智库研究与管理方法》《国外智库研究要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概览》等 9 本,是国内首套系统研究智库建设与发展的丛书。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发表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论文,如薛澜等的《中国思想库的社会职能》、朱旭峰的《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的理论框架》等学术论文,这些成果是智库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体现,为智库学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营养。

### 三

一直以来,尽管国内智库研究伴随学术研究的发展而不断得以发展,已出现了很多年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但即便智库研究已有多年“历史”,智库研究的学科化即智库学研究却是最近 20 年左右的事情。智库学之所以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并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智库学的学科意识淡薄、智库学的学科定位模糊和智库学的学科知识不全有关。

第一,智库学的学科意识淡薄,导致对智库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总的来看,中国特色智库学的发展不够快,智库理论研究的基础也不雄厚,从事智库学研究的整体力量较为薄弱。智库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既是智库学学科得以生存和本体

论,即智库学到底研究什么的问题,也是智库学学科目的论的范畴,即智库学到底为什么而研究的问题。基础理论对于智库学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研究智库的普遍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是研究智库何为和为何的学问。然而,纵观当前的智库学研究,尽管各类研究对此有或多或少的涉及,但是研究成果的系统性很不够,尤其是研究中的学科目的指向即学科意识不强。可以说,当前的智库学基础理论研究,有问题意识但缺乏学科视角,有理论抱负却缺乏学科追求。也因此,智库学作为一种学科的共识与共为还有待强化,智库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意识与自觉还有待加强。当前,智库学的构建尤为需要树立两种“学科意识”。第一种是常规性的学科意识,就是严格从学科的角度分析智库活动、行为和现象,从而规范智库学的研究范畴,包括智库学的元理论、智库研究方法、智库运行机制、智库建设的一般规律等等,这是构建智库学的框架和平台的基本路径,也是形成智库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第二种是反思性的学科意识,就是从相对模糊的学科边界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智库学分析与研究,这种学科意识并不是严格地遵从学科的分类和学科界限,而是更多地从智库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对智库学相关概念、范畴、框架与规律进行的研究。通过对智库建设与智库研究的不断反思与推进,进而构筑起智库学学科体系的丰满架构。就目前而言,批判性、反思性的学科意识相对较多,而建设性、常规性的学科意识相对较少。有关智库研究的政论性文章多,即各种智库学研究文章多是发表于报纸的理论文章或短论,研究成果多是集中于智库建设的“应然”而非“实然”,就是典型例证。

第二,智库学的学科定位模糊,使得智库学构建举步维艰。任何学科都有独属自身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定位,探索和研究特定事物、现象、行为或人群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智库学的意思是关于智库的学问,总体上应该包含研究智库组织和智库研究报告两大方面。”<sup>[4]</sup>智库学的研究对象,首先应当包括主体即智库机构本身也就是智库组织在内,同时也要包括客体即智库研究成果也就是智库研究报告、学术论文、专业著作、建议文本等在内。围绕这两块所开展的活动和研究,都是智库学的研究对象。但是,智库学研究还包括对智库运行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研究,以及对智库管理活动的研究。也因此,按照《学科分类与代码 GB/T 13745—2009》,与智库

学相关的学科有:组织社会学、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公共行政学等。但是,从智库学的本质来看,智库学是一门以对智库组织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问,智库研究成果和智库运行均与智库组织运转有关。因此,从学科定位而言,智库学可以归属于组织社会学。同时,智库作为特定组织还是一类具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和公共利益诉求的机构,是以促进社会发展为己任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因此智库学也可以归属于公共政策学。智库学之所以还没有被广泛认可为一门学科,与智库学学科定位不清有很大关系。推进智库学的构建,可以先从智库学的学科归属入手,从与之相关的学科中汲取营养,构建起智库学的初步架构,进而逐渐完善学科体系。

第三,智库学的知识体系不全,致使智库学构建根基不深。智库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智库在推进社会进步和增进人类福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智库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不同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国家均建设有智库。但是,有关智库的研究即智库学研究时间并不长,国外最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国内则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些年尤其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启动以来国内相关研究相对较为多见。然而,纵观现有智库学研究,大多是应然的分析,实然的研究少;规范的论述多,实证的探讨少;零星的关注多,系统的探究少。也因此,在智库学知识体系的储备上显得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首先,对智库学基础理论与智库研究方法的探讨不多。智库研究方法与学术研究方法到底有何不同,显然缺乏深入的比较研究,目前大多是直接套用或者是混用。其次,对于智库研究人员与学术研究人员区别进行探讨的不多。往往认为学术研究做得好的就智库研究也做得好,智库研究做得好的学术水平自然就高,对智库研究人员如何定位、评价还缺乏科学的标准。再次,对于智库研究成果与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异同缺乏深入研究。往往存在用学术研究成果评价的标准去套用智库研究成果,或者简单地以批示等级、进入决策层级等进行“量化打分”的机械式衡量,没有精准地评价智库研究成果<sup>[7]</sup>。最后,更为基础的是,目前尤为缺乏对智库的发展历史、智库的本质和智库的运行规律等方面的专门研究,与智库学相关的知识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 四

智库有着漫长的历史,智库研究也已存在多

年。从思想来源来看,国外的智库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论述和马克思·韦伯关于‘学术志业’与‘政治志业’的思想”<sup>[8]3</sup>,国内的智库或智库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门客制度、智囊等等。今天的智库与智库研究,与国家发展的历史有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愈发复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执政者的追求,加强智库建设自然成为重要之选。推进智库学的学科化,也就成为此种追求中的必然选择。尽管当前智库学的构建还有诸多不足,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智库学学者在智库学学科化方面的努力以及已有的学科积淀。推进智库学的学科化,进而构建起知识体系完备的智库学,需要弄清楚智库学的相关基础理论问题。

首先,要明确智库学的学科范畴。一门独立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要件是拥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有着特定学科属性或者学科范畴,这是智库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或者说智库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得以构建的本质规定性。因此,推进智库学的学科化,首先就是要明确智库学的学科范畴。大致来说,智库学的学科范畴包括但不限于:一是智库的内在本质问题,也就是什么是智库,什么是智库学,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什么是智库研究等等。对智库本质的探讨,是推动智库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也是智库学研究的特定论域。二是智库学的学科边界与理论边界问题。这包括对智库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如组织社会学、公共政策学、情报学、公共行政学与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的区别与联系的界定,进而弄清楚智库学的学科领地。

其次,要探究智库学的基本规律。智库学不是其他学科的衍生,也不是某些知识的简单附庸或者叠加,而是有着独属自身的特定发展规律。智库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包括:一是智库学研究与智库研究的关系及其协调。前者主要指的是智库基础理论研究,是关于智库学的元理论问题研究;后者主要指的是智库对策研究,也就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所展开的研究。如何处理好智库研究与智库学研究,既推进扎实的智库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又推进在智库研究基础上的智库学研究,总结智库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为智库建设服好务,这是智库学构建必须弄清楚的第一个规律性问题。二是智库学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及其协调。前者主要是对智库建设的规

律进行的理论研究,后者则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从定位而言,前者属于后者的范畴,也就是说智库学研究本身就是学术研究,智库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协调。前者往往指的是对策研究,对策性、应用性、操作性是智库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后者往往指的是理论探讨,学理性、学术性、基础性是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学术研究是智库研究的基础,没有厚实的学术研究作为基础,智库研究难以走远。同时,智库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升华,是学术研究“学以致用”的重要体现,是学术研究社会效益与社会价值的重要表征。四是智库建设与智库学研究的关系及其协调。前者指的是与智库相关的活动、管理、行为的总称,包括各种智库研究活动、智库学术活动、智库管理活动以及智库对外交流等等,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政策过程,后者则是对智库建设经验的总结、路径的分析以及规律的探讨,是关于智库建设与发展规律研究的一门学问。

第三,要确定智库学的学科构架。智库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要能够成立和得到广泛认可,就必须有明确的学科构架。智库学的学科构架主要是基于对智库以及智库研究的基础性认知,对于智库是什么、怎么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型智库运行机制有哪些、如何开展智库研究等问题的分析和理解组成了整个智库学的学科框架,是智库学构建的基本前提。一般而言,智库学的学科构架除了至少应当包括智库学概论、智库学史、智库研究方法、智库管理学、智库组织学等之外,还要纳入智库评价、

智库环境与制度、智库法规、智库人力资源开发等。只有真正形成这些关于智库学的学科构架,才能推动智库研究走向学科化,也才能推动智库建设走向深入,智库学也才能真正作为一门“学”得以确立起来。目前而言,智库学的学科框架构建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还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些学问要得到学者们的认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智库学就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也不意味着构建智库学的努力就是徒劳。很显然,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这样的智库学构建努力不仅是必要的、紧迫的,也迫切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迫切需要更多的支持、认可和理解。

#### 引用文献:

- [1] 段爱龙. 二战后美国智库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演变[D]. 锦州:渤海大学,2017.
- [2] 周小毛,黄海,周湘智.“智库学”:范畴、规律与框架[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2-22.
- [3] 朱有志,贺培育,刘助仁,等. 智库学概论[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
- [4] 程宏,刘志光. 智库、智库学与智库文化[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3).
- [5] 郭卉.“学科”标准的审视与超越——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的思考[J]. 现代教育科学,2005(1).
- [6] 朱旭峰. 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的理论框架[J]. 中国行政管理,2014(5).
- [7] 何绍辉. 精准评价智库研究成果[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8-25.
- [8] 王莉丽. 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陈伟)

## Think Tank Study: Discipline Basi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Possible Path

HE Shaohui

(Center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Research,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 of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we need to build think tank as a discipline to promote research on its characteristics, nature, law of development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As a new discipline, think tank is weak in subject consciousness, vague in subject position and incomplete in disciplinary knowledge. Although it has basically been qualified with subject standard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t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pre-discipline. To promot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type of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think tank as a discipline,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meta theory of it, such as subject category, basic law and discipline structure.

**Key words:** think tank; think tank research; think tank study; new type of think tank construction